

歷史與空間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馮志弘

歷史材料的拿捏

——以曾國藩書信、公函對「天津教案」的敘述差異為例

寫作日記、書信、公文，儘管記載同一事情，由於文類不同，總有一些差異。即使同樣是書信，寫給父母、兒女、上司、鄉人、晚輩等不同對象，信件自然也有特色。處理歷史材料，當然也要留意這個問題。

對天津民風的看法

同治9年(1870年)，傳言天津教堂拐賣幼童、虐殺嬰兒、挖眼剖心。及後，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y Fontanier)槍傷天津知縣隨從，天津民眾憤而殺死法國領事、神父、修女、信徒多人。法國以軍艦相逼，要求中國嚴懲涉事官員、兇徒，清廷派直隸總督曾國藩(1811-1872年)處理事件。筆者查閱曾國藩書信、公文，注意到他在不同著述中對「天津教案」的評價頗有差異，正好拿來作為掌握歷史材料方法的示例。

同治9年6月11日(注：下文日期均用農曆)，曾國藩發給〈諭天津士民〉函，信件稱讚天津市民「民皆好義，各秉剛氣」，自己對此「心竊嘉之」。文章認為觸發「天津教案」的原因是津民「好義而不明理」、「誤用之，則適滋事變」，但曾始終認為天津市民只要好好保守「好義」的本質，仍然可以「挽回後日之令名」。這封信件旨在安撫津民，措辭委婉。6月23日曾國藩的奏摺，也有「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的字句，似乎曾國藩對天津民風頗有好感。

而已。對天主教的看法 6月23日奏摺，曾國藩說「英、法各國乃著名大邦」、「天主教本係國人為善……彼以仁慈為名，而反受殘酷之謗，宜洋人之忿忿不平。」8月28日他的奏摺卻說「天主教，屢滋事端」、「法人之天主教，但求從教之眾多，不問教民之善否」，「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

當然，這兩封奏摺前者講天主教的教義，後者講天主教招攬信徒的方式和教士庇護教民，兩者的內容不是談及同一個平面的問題，不能夠貿然認為曾國藩的話自相矛盾。然而，他在11月1日寫給同鄉——也是湘軍將領彭玉麟的信中，卻坦誠指出6月23日一疏是「偏袒護天主教，既乖正理，並違本心。」曾國藩在信中清楚表明自己當日對天主教的若干肯定是違心之辭。他對天主教的真實看法，應以8月28日奏摺和11月1日書信的「貶評」為準。

對涉事府、縣官員的看法 曾國藩在6月23日的兩封奏摺，以及6月24日給法國使臣的覆函都指出：「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化導於平時，不能預防於先事」、「府縣事前既不能防範，事後又不能速拿兇徒」，因此他決定把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知縣劉傑革職，「以示懲儆」。可是，在6月24日寫給長子曾紀澤的信，他卻自責地說「二人俱無大過，張守允治民望。吾此舉內負疚於神明，外得罪於清議，遠近皆將唾罵。」7月2日，他寫信給同鄉湖南長沙人鄭敦謹，再次強調自

己「深自愧負，則尤在府縣下獄一事」，更說自己「首與冤獄」！可見曾國藩根本不認為府縣應當治以重罪。終於，8月28日，在「懲儆」天津府縣的兩個月後，他捺不住良心的責難，寫了一封〈奏陳悔劾天津府縣並津案事出有因〉的公函，坦言自己由始至終都認為「府縣本無大過」，當日的決定不過是「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參看他6月24日的家書，更可體會曾國藩的痛苦由來有自。9月11日，他寫了許多書信，其中竟然14次出現「內疚神明，外慚清議」八字，這都是針對自己懲處府縣一事而言的，且引以為終身悔疚。

對崇厚的看法 三口通商大臣兵部左侍郎崇厚(1826-1893年)在天津教案之前，已先後參與清廷與普魯士、丹麥、荷蘭、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約章簽訂事宜，與洋人交往的經驗實在較曾國藩豐富。在曾國藩6月24日的家書中，也說「余自來津，諸事惟崇公之言是聽。」可見曾國藩剛抵達天津的十來天，十分依賴崇厚的外交經驗。曾國藩在與天津教案相關的奏摺裡，沒有講過他和崇厚的合作問題，也沒有對崇厚作任何評價。雖然如此，他的書信卻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自己對崇厚愈趨不滿。

6月21日，曾國藩家書說：「崇帥事事圖悅洋酋之意以顧和局，余觀之殊不足恃。」6月24日家書：「不得已從地山(崇厚)之計，竟將府縣參革職，交部治罪。」6月29日家書：「以前為崇公所誤，失之太柔，以後當自主也。」7月2日曾國藩給鄭敦謹

的信，指出法國使臣「欲令府縣抵償人命，國藩堅持不允，崇帥懼以此開霽，力請奏交刑部。」這幾封私人信件，反映了天津教案公函中較少看到的清廷官員協作的磨擦。這些材料，對於理解晚清執事官員決策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

除上述四點外，還可以舉出的例子有：曾國藩在天津教案公函未曾提及自己的名譽，而在他6月17日的家書則說：「余所辦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見譏於清議。但使果能過兵，即招請亦聽之耳。」反映了他處理此案，早有招致罵名的心理準備。又如7月12日家書說：「拿犯80餘人……其認供可以正法者不過7、8人，餘皆無供無證，將來不免驅之就戮。既無以對百姓，又無以謝清議。」7月16日，曾國藩日記寫道：「堅囑拿混星子及水火會」，似乎想拿「莠民」充數。這都是在公函中找不到的話。限於篇幅，這裡就不一一枚舉了。

我想說的是：如果能夠充分掌握歷史文獻，只要不厭其煩地按時間順序把材料排列起來，參照並對讀不同文類、文體、不同觀點立場的文字，其實不難看出其中的差異。其實最困難的是一譬如說，如果曾國藩的書信沒有留下來，只剩下他的奏議——我們是否能夠有所警惕，注意到材料的隱晦其辭，或者言不由衷之處呢？再者，所謂「充分」的歷史文獻，只能夠是個相對的觀念。這時候，更重要的是讀史時要抱有謹小慎微的心態，同時要注意文章作者站在甚麼立場說甚麼話——是否有些話特別想說？是否有些話不能說、不是這個身份說、不是這時候說、或者不想說？是否有「造假」的意圖？記述者的記憶是否可靠？材料的版本是否可靠？流傳過程有沒有被篡改的可能？是否能夠做到「文獻互證」？等等等等。

生活點滴

文：青絲

鐵板燒

我有個中學同學，以製作燒臘滷味為生，日濡月染之下，練就了一手很棒的烹飪手藝，烹飪器具也是非常齊全，像烤爐、做鐵板燒的鐵板，無一不備。他家兄弟姐妹幾個同住在一間很大的私房裡，雖然分了家各自生活，但彼此相處還算融洽。由於他家地方夠大，凡是同學小聚，都是選擇到他家會集。我的時間比較隨性，去他家也去得最勤，有時候出門走走，信步而行，不知不覺就到了他家。碰到他正在忙，就在旁邊和他閒扯幾句，若他得空，我就拉上他一起到市場買菜，回來讓他一展手藝，享受一時的暇適。

我對烤炙食物向來情有獨鍾，為了照顧我的口味，我每次去，同學都少不了要做一道鐵板燒的菜，或鰻片，或田雞，或牛肉。食材雖然不同，烹製方式卻都差不多，先是把食材醃漬入味，放到鍋裡烹炒至五六分熟，再倒到燒紅的鐵板上，蓋住略燜一會。不過說起來簡單，到了實際操作環節，若非行家裡手，也是做不好的。如烹炒火候的掌控，就很需要經驗，久則肉老，火候不夠，僅靠鐵板的熱度又無法把食材燜至汁濃肉香的程度。差距看似細微，味道卻會失之千里。

不過，我最欣賞的還是鐵板燒「掌中寶」——鴨腳掌上有一顆凸起的小肉粒，剔之用於做菜，口感又韌又脆，嚼勁十足，向為老饕所推崇，稱之為掌中寶。同學做的燒臘滷味，主要原料就是鴨腳。只不過要獲得掌中寶，完全依靠人力，須將一隻隻鴨掌攤開，然後剪下來，而且做一碟菜，要剪數千隻鴨掌，是一道既費心神又費力氣的工序。有時候要攤一兩個月，才夠做一盤鐵板燒掌中寶。是時，以蒜子、葱段、荸薺、乾椒、蠔油，混同掌中寶一起烹炒，再倒到燒紅的鐵板上，即可灼爛待食。這道菜，尤其適合好友在一起小酌閒聊，那種爽脆的口感及情致，會將悠閒的意境很好的渲染托出。

後來同學的家拆遷，面對一筆不小的拆遷款分配，原來還算和睦的一眾兄弟姐妹，為多分一杯羹，因此反目成仇，並在各自搬離原居住地後，就再也沒有了來往。同學搬入新居之後，我有一次上門作客，偶然聊起他的孩子將要入學的事情。同學對現居住地的學校很不滿意，一心要把孩子送到重點小學就讀，但是所需的費用，是很大的一筆數額，所以他說從當下就開始要攢錢了。

聽罷默然。我知道同學的想法，他一直以當年未能考上大學為憾事，因此把未竟的希望寄託到了下一代的身上，又生怕自己的孩子落後於同齡人，所以花費重金進行心理補償。沉默中，想起了賈誼的《鵬鳥賦》中的幾句：「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人之慾望有如地壘鴻溝，一旦掙扎其中，焦灼的人生，與鐵板燒上顛慄的一塊肉，又有什麼區別呢？



焦灼的人生，與鐵板燒上顛慄的一塊肉，有何區別？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詩意偶拾

遲遲 就算可以 隨手關黑了天 還是關不住心裡的等 等是一滴墨 千尺素宣盡溼

文：陸蘇 等是一寸藕 斷了埋了還生蓮 只等到 萬水千山遲遲近 蓮葉田田你回來



荷花上的翠鳥。 寶希偉 攝

試筆

成長 凝視這活潑走動的背影，愈縮愈細，時作稍停，時若脫羈。莫忘叮囑未足六歲的外甥，勿莽撞跑出我的視線範圍，免生意外。在這炎炎夏日，每逢他上完暑期學堂，我也如此接送他回家。

文：星池 他漸漸認識電腦領域，在網上學習，玩些益智小遊戲。現今資訊滔滔江水，究竟是清澈水暖，還是濁浪排空，周遭人事及社會傳媒又會為他的純真心靈印下何種圖像。盼他種出明辨慎思的良樹，別盲從潮流，人云亦云。漫長的成長旅程，難免遇上一連串不解的問號，或是感慨的嘆號，期待未來他會懂得更多。



生命的成長。 網上圖片

星轉斗移，他這調皮的背影，終會愈來愈壯。正如，往昔我默默注視他的表哥，由牙牙學語至現已十來歲，學會選擇，有天昂然踏上自己的路途。細察身旁新生命的奇妙成長，深深印證自己的成長。

短載

定向的河流 (十三)

20 位於山區這座小城的規模不大，這天上午，豐先生開着一輛由市鎮上的人登報轉賣的二手車，一邊開車，一邊不時地留意着車窗外沿途的風景。駛入市鎮中心後，他首先進了當地的一家銀行，從帳戶裡提了一些款。又跑去郵局寄出了幾封信。這個城鎮在這之前他已來過兩次了。那些畫布、畫框及油畫顏料便是在這城鎮上的舖子裡添置的。在開區逛了一圈，又在幾處蔬果舖挑選了一些水果，之後，他特地停車停在側街上的一家布店前，走進店舖挑選起那些擺得到處都是的布料來。「是想為太太選一塊衣料嗎？」店舖老闆和氣地招呼道。豐先生從這句話裡只聽懂了「太太」及「衣料」兩個名詞。「一定是選上衣，或是做裙子的料子吧。」老闆很聰明，估計客人可能聽不懂意大利語，便很快改用了帶着濃重的意大利口音的英語說。「哦，不是。我是希望能為自己挑選幾塊畫靜物時，能用來做背景，或用來鋪墊的襯布。」「啊，是在畫畫時用的。」「沒錯，是為了畫畫。」「這容易，請等一會兒。」老闆一下便聽懂了客人的意思。對於畫畫的人來說，這便是身處於法國或意大利的好處。就連普通店舖裡的商人，也不可能完全聽不懂那些與繪畫有關的事情。「啊，我知道了，要是派那樣的用場，我想是沒必要挑選太精美的衣料的。重要的是顏色，是質地，不對嗎？讓我想想，我正有一些零塊的布料，而且幅面也很寬，也許您看了後會覺得合適的。」從老闆特地去屋裡捧出來的那堆布料中，豐先生很容易便找到了屬於偏冷及偏暖兩大色系的布料。老闆見自己沒有估錯，客人確實是分別選了幾塊薄質地的，及一些略為粗厚的屬於棉質地的布料時，便露出了一臉的笑容。生意做成了。豐先生帶着那一包被店主摺疊得整整齊齊，包裝得端端正正的布料離開店舖時，雙方都覺得非常滿意。「啊，會說一口流利法語加上流利英語的中國人，真是不多見哩。看上去至少也是一位老資格的教授吧。」忙着收拾起那些攤放在櫃檯上的布料時，店主不覺自語起來。

文：綏緒

「店舖裡如常能有這樣的藝術家進出，確實是令人覺得面上增光哩。如一輩子能投身於藝術，便可謂是投身於人類最為高尚的事業中去了。比如說是桑德羅·波提切利，比如說是拉斐爾·聖齊奧，及利奧納多·達芬奇。我這已由幾代人經營下來的店舖，要是能為藝術出一點兒綿力，哪怕是白送一批布料，心裡也覺得舒服哩。」老闆兀自嘀咕着，一時間裡，就連有人進門招呼他，也像是根本聽不見了。21 傑姆家的那座小樓房不高，只有兩層，已很老舊。因為帶着院子，四周還留着一些很可以利用的空地，因此每次看上去時，便總會使人覺得當初動土時，理應把那房子蓋得再大一點，起得再高一點。小樓的上面那層因為一邊的屋頂設計得太過傾斜，使樓頂靠窗戶的那兩間屋子從裡面看起來時，就像是通常所見的那種天花板朝一面傾斜的閣樓。正因為這樣，對於有正常身高的人來說，一進屋子便能感覺到在那些可利用的面積中，至少也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是無法完全直起腰來的。樓上，在那間既是臥室，同時又拿來當畫室用的屋子裡，豐先生正在把一塊最近剛從城鎮上買來的襯布蓋到面前的一張木桌上。而後，便一邊琢磨，一邊開始在桌子上擺弄起幾樣靜物來。其中包括一隻瓶頸細長的土色陶瓶，一頂用舊了的青灰色的睡帽，以及幾個大小不一，發青發紅的柳丁。在畫家眼裡，凡是自然的東西，凡是能表現出自然原理的東西都是美麗的。不論那些物品是多麼平凡。而一旦面對靜物，亦總能使那些拿着畫筆的人不覺進入一種安謐、深邃的情境中。對於他們來說，大都覺得描繪靜物，總是比直接面對一位職業的或非職業的模特兒更使人感覺輕鬆。豐先生畫的是西洋畫，是以西畫的形式去表現那麼一種東方人特有的視覺與情懷。而且不論是打量着一片自然景物、一位人物，還只是一些靜物，他想要體現的都同樣是光與色之間的關係，是個體與整體之間所存在的那麼一種互補的相融的關係。他希望通過襯托、對比，能真正悟出，同時也能真正表現出蘊含於其間的那種使人覺得安然，覺得自在，而且是永恆不變的原理。(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